

童年文庫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山村枪声

木青著



山村枪声

木青著



(沪)新登字476号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我军解放了东北某一偏僻林区。当时，一些反动透顶的汉奸把头、警察特务，为了逃避人民的惩罚，结伴一起，上山为匪，继续与人民为敌。日寇投降后，他们又与国民党勾结，妄图趁我根据地尚未巩固之际，卷土重来，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“天堂”。这部小说，就是以这一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为背景，描写丁虎、魏柱儿和小秀等儿童团员，配合八路军和民兵，歼灭顽匪，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的故事。

山 村 枪 声

木 青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印刷四厂排版

上海市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.625 插页2 字数65,000

1980年11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2,001—63,000

ISBN7-5324-1658-5/I-765(儿)

—

一夜的枪声，傍天亮才停。

虎子娘刚想眯一觉儿，就听有人敲门。她赶紧爬起来，问道：“谁呀？”

“哎！快开门吧。”

虎子娘一听这声音，就知道是邻居王婶，忙下地去开门。这门闩刚一离缝儿，王婶就冲了进来，一把抱住虎子娘：“老嫂子，昨晚咱八路军把鬼子北大营给端了！”

“真的！”虎子娘乐得心像要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。

“十拿十准，连窝端了！”

正在炕上睡觉的虎子，这时一个“猛子”从被窝里蹿出来，光着膀子就往外蹿。娘忙喊：“上哪儿

去？”

“看看去！”

原来刚才王婶一进来，虎子就醒了，可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以为还在作梦，等王婶又说了个“十拿十准”，他才认准是真的。这时候啊，你就是有盘石磨压在身上，也休想压住他了。

虎子边跑边喊王婶的儿子：“锁柱儿，快走！”

就听东屋里锁柱儿应了一声：“到！”话音刚落，“噌楞”一声，人从窗户里跳了出来。

俩人一前一后，跑没影儿了。

虎子和锁柱儿是好朋友，这是谁都知道的。用锁柱儿娘的话说：他俩就像一双筷子，没个耍单儿。别说这个时候，就是往常，只要虎子喊一声，锁柱儿也没个不应应的。

虎子和锁柱儿走后，王婶便跟虎子娘拉开了：“嘿！昨晚的枪声就跟炒豆似的，小鬼子准少吃不了‘黑枣’。”

虎子娘是个稳当人，不像王婶那么火爆，可心里，也是一壶开水。她说：“这回可给咱出气了，要是咱的队伍在这驻下，该多好哇！”

正说着，李大伯一身喜气地跑进来，说：“老丁家、老王家，盼到头了，解放啦！快告诉乡亲们，去迎接八路军吧！”

王婶忙问：“老李呀，你说，孩子他爹能回来不？”

“是啊，还有俺那虎子爹！”虎子娘也接上问。

李大伯很忙，边走边说：“放心吧，准回来！”

说完，他就大步流星奔东去了。

虎子娘和王婶听说孩子爹准回来，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随后，便去告诉左邻右舍的乡亲们：“咱穷人的队伍回来了！”

不大工夫，靠山屯沸腾了。

虎子跟锁柱儿从家出来，一直朝北大营跑去。约摸跑了三四里地，只见前边缕缕行行走来不少人，还隐隐约约听到严厉的吆喝声：“快走！”锁柱儿有点胆小，不由放慢了脚步。虎子拉了他一把说：“走啊，怕啥！”可是不管咋说，锁柱儿还是像双腿绑了铅坨子，站在那儿不肯迈步。磨蹭了一阵子，前边的队伍已经快到跟前了；虎子定睛一看，哈，原来是八路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押着日本鬼子走来。那些鬼子个个垂

头丧气，一瘸一拐的，从前那股子威风劲儿，早没影儿了。虎子看到这情形，高兴透了，拍一下锁柱儿说：“你在这站着，看我去教训那个鬼子。”

“你敢？”锁柱儿瞧瞧虎子，不相信地问。

“怎么不敢！”

说着，虎子窜到一个满脸胡茬儿的鬼子跟前，扬起拳头，厉声喝道：“快走！”那鬼子吓得赶紧加快了脚步。站在一旁的锁柱儿看着“噗哧”笑了，原来那点怕的意思，现在全没了。他也跑上去，冲一个鬼子大声骂道：“坏蛋，都枪崩了你们！”

这时，走来一个挎匣子枪的八路军，他看看这俩光膀子的孩子，笑着问：“你们不怕他？”

虎子说：“不怕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有你们！”

“我们是干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你们是八路军，专打日本鬼子。”锁柱儿这会儿胆大了，抢着回答。

那人亲切地笑起来：“是谁告诉你们的？”

虎子说：“我爹和他爹都是八路军！”

“噢！”那位叔叔听这一说，不禁认真打量一番这俩穷孩子，爱抚地摸摸虎子的光脊梁：“不凉吗？”

“不凉。”

虎子仰脸看看这位大高个儿、宽肩膀儿的叔叔，用嘴吮吮眼前过去的队伍，说：“叔叔，你们好些人都背两三枝枪，不累吗？我替你们背一枝吧。”

叔叔说：“你还小，背不动。”

虎子一听说他小，心里很不服气：“我还小？都十三岁了，是大人啦！”



叔叔憋住笑，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虎子。”

“大人还叫小名？”

“其实我叫丁虎，可人家都不叫我大号……”虎子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叔叔拍拍他肩膀：“啊，丁虎同志！”

“丁虎同志……”虎子暗暗念道，多新鲜多亲切的称呼啊，简直使他不知咋好了。他低头想了想，还是得要枝枪，就“磨”道：“叔叔，你都叫我同志啦，还不让我背枝枪啊！”

正说着，一个斜背明光锃亮铜号的小战士，领个穿便衣的人跑来，对高个儿叔叔打个立正道：“报告首长，这位就是李长华同志。”

高个儿叔叔忙握住那人的手说：“老李同志，我正找你。”

那人乐得张大了嘴说：“张营长，乡亲们可把你们盼来了！”

虎子一听这叔叔是营长，不禁伸了一下舌头。紧接着，他认出这位“老李同志”就是常到家来的李大伯，便上去喊：“大伯！”

李大伯低头一看：“这小子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，也不穿个衣裳！”

张营长问：“你认识这个小鬼？”

“认识，他就是你们一连长丁大勇的儿子。”这时，锁柱儿也挤到了跟前，李大伯又介绍说：“这个是你们侦察排长王强的儿子。”

“啊！”张营长似乎恍然大悟，问：“丁大勇和王强你都见着了？”

“刚才看见的。”

他们边说边往前边走去，只隐约听张营长说：“嗯，这个小鬼是有点虎。”

虎子呆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，愣愣地站在那里。锁柱儿拉了他一把说：“走吧。”

虎子像刚醒来似的，跟着锁柱儿往家跑去。

虎子和锁柱儿跑回家，一看娘都走了，便要折回来再去。这时，朱老顺的闺女小秀来了，她到虎子跟前说：“刚才我看见大把头刘秃子了，他从山上下来，贼眉鼠眼像只耗子，钻进他那狗窝去了。”

虎子一听，来了兴头，心想：这个吃人肉喝人血

的坏蛋，早就让人恨得牙根儿痒，还有他那两只看家狗，动不动就出来咬人，现在不去打，还等啥时候？便压低声音问：“小秀，你看准了？”

“看准了。”

虎子扭头走到自家木帐子跟前，抽出两根茶碗粗细的榆木棍子，一根递给锁柱儿，一根自己攥着，说：“走！”

锁柱儿有点莫名其妙，但出于习惯性的服从，还是紧走几步跟上了。小秀见这阵势，自然也紧跟在后



头。

路上，锁柱儿憋不住，问道：“干啥去？”

“去打刘秃子那两只狗！”

“刘秃子要不让呢？”

“连他一齐打！”

“那能行？”

“怕啥！有八路军在啥都不用怕。”

听了这话，锁柱儿和小秀的胆子大了。这些年，他们见大人们受的气，遭的罪，心里也早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

三个人一起来到“刘家大院”门前。阴森森的大门，像一张巨大的血口；两个金亮亮的铜环，像一双发狂的眼睛。看到这门，虎子想起鬼子汉奸天天耀武扬威地出出进进，穷人却是活着进，死着出，禁不住怒气直往上冲。正在这时，两只大狼狗“噌”一声，从门洞里窜出来。虎子瞪圆双眼，抡起大棒子，猛劈下去，不偏不倚地正好打在狗头上。锁柱儿也不示弱，左右开弓，直打得狼狗边叫边咬，仿佛还像从前那样，等主子出来帮它。

小秀因手里没家伙，忙跑回家取来把二齿钩。这

时，虎子和锁柱儿已战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。突然，一个壮小伙子“嗖”地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抢过小秀手中的二齿钩，照狗肚子“吭哧”就是一家伙，随着往回一拽，狗肠子生给捞了出来；紧接着又去刨另一个，那狗见势不好，夹起尾巴钻狗洞了。

虎子用胳膊抹一下脑门儿上的汗，一看这壮小伙子，原来是屯里张寡妇的独生子小牛，便感激地冲他笑笑。虎子还记得，小牛爹就是被这狼狗活活咬死的。那是前年，刘秃子爹刘扒皮看中了小牛家五分向阳坡地，说是有风水，打算将来有那一天，好作坟地。刘秃子知道了他爹的心思后，便派人把小牛爹叫到他家，说：“靠山屯山水草木全姓刘，你私占刘家地，本该问罪，看在一个屯住着，姑且不究，但得把地交出来。”小牛爹说：“这是俺跟儿子没早没晚搬石培土，一镐一锹开出来的。自古山地没有主，谁开归谁，怎么说是你的！”刘秃子一听，腮帮子肌肉一抽，说声“去吧！”当天晚上，他就领鬼子闯进小牛家，指着小牛爹脑门儿说：“你好大胆子，私通‘抗联’！”然后五花大绑，把小牛爹捆去喂了狼狗……想到这儿，虎子拉住小牛手说：“这回也算出口气，要是把刘秃子也

这么一家伙刨死，可就给你爹报仇了。”

正说着，从不远的路上传来一阵说笑声，虎子抬头看去，见是李大伯和张营长，身后还跟着好些人。他赶紧背过脸，拎着棒子就要走。

“别走，丁虎同志。”

虎子听得出来，这是张营长的声音。说话间，张营长已经来到跟前了，他看看地上的死狗，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小牛说：“刚才我看这狗要咬着虎子，就把它刨死了。”

“不是，是我们专门来打狗的，小牛哥帮了我们一把忙。”虎子接着解释说。

“你们把刘秃子的狗给打死了，他让吗？”张营长问。

“不让又怎么样！他要出来，连他一块儿打。”

“嗨！真行啊。”张营长对李大伯递个眼色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虎子以为张营长不信，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大门前，用棒子“当当”敲起来，那意思是等刘秃子出来，一棒子就把他打死在这儿。

张营长忙摆手：“哎，等等。干什么都要一步步来嘛。”

李大伯把虎子、锁柱儿和小秀拉在一起，亲热地摸着他们的头，说：“往后工作多啦，有你们干的。”

张营长说：“不久我们就成立儿童团，把全屯的小朋友都组织起来，帮助大人工作，保卫我们的解放区。”

“儿童团？”虎子他们三个互相望望。

张营长微笑着点点头。

这天夜里，刘秃子趁八路军刚刚进屯，还没腾出手来收拾他们的机会，让屯里游手好闲的二懒子，偷偷摸摸地把附近屯里的几个地主恶霸、汉奸特务、警察把头、流氓地痞招到他家喝酒。当喝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他把凳子往后一撤，腾地站了起来，撩起衣襟儿，抽出二十响大肚匣子，啪地一声撂在桌上，这一下，把在座的人全震住了。刘秃子深深吐了一口酒气，说：“列位，今天我有句话要跟哥儿们商量。昨天晚上，皇军吃了败仗，其实输赢乃兵家之常事，我敢说，大日本皇军绝对垮不了，八路军过不了几天就得

溜。不过，咱也不能伸脖子等死，这不，还没咋的呢，就把我家的狗打死了一条，紧接着就要拿咱们开刀了。列位都是立着房子躺着地的人家，谁家没跟穷棒子结仇？共产党来了能有你们的好处？咱们不能这么就算了。如果列位瞧得起我刘某，赶快回去招把子人，跟我上山；瞧不起我，我也不勉强。”他抓起桌上的匣子，在手上掂了两掂，说：“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往后要是谁有难找我帮忙，可不要怪我姓刘的不讲交情。”

刘秃子这番话，把几个家伙吓得面面相觑。他们思前想后，觉得现在也只有跟着他走这条路了。

二

座落在兴安岭下的靠山屯，是个三面环山、一面临水的好地方。山上的大森林，没边没沿的，虽然年年采年年伐，可还不到九牛一毛呢。据老辈人说，这地方是个宝地，专长栋梁材，盖高楼，造大船，都用得上它。自从日本鬼子霸占了东三省，那情形可就不同了。为了大量掠夺中国财富，日本人在这儿开办“采伐株式会社”，连“招”带抓，弄来不少穷苦人，打那时候起，这靠山屯便成了林业工人集中的“活地狱”。

虎子爹和王叔，就是当时从山东老家逃难下的关东，因为生活没有着落，听说这儿招工，才一头扎来的。

那年冬腊月，王叔的老爹被山上的大木头压吐了血，抬回家，脸上连点血色都没了。还没过一天，鬼